



恩 格 斯
德 国 維 护 帝 国 宪 法
的 运 动

5
2
3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
的运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
KAMPAGNE

德法文版 La Campagne pour la Constitution du Reich
("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Bourgeoise en Allemagne,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1"所收)譯出,攝德文原文校訂。

恩 格 斯
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

沈 康 之 譯 許 長 卿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公厚 $\frac{1}{32}$ · 印張 3 $\frac{3}{8}$ · 字數 8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6 500 定價(四) 0.28元

統一書號1001·373

目 录

序言.....	1
一 萊茵普魯士.....	6
二 卡尔斯魯赫.....	26
三 普法尔茨.....	40
四 为共和国而死.....	58
人地名对照表.....	99
譯后記	103

序 言

黑格, 斯特魯夫, 布倫克爾, 齊茲和布魯姆,

把德國的君王統統殺掉罷!

從普法爾茨到瑞士邊境, 在每條大路上, 在每家客店里, 南德意志的“民兵”高歌着這個一半是讚美詩一半風琴合唱的歌尾迭句, 它是用流行的“被海圍繞着”^①的歌譜譜成的。這個寥寥幾個字的歌尾迭句總括了“維護帝國憲法偉大起義”的性質。在這兩行歌詞中, 你們可以看到起義的偉大人物, 起義的最後目的, 它的勇敢堅定的信心, 它的高尚的對“暴君”的仇恨, 以及它對於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深刻理解。

二月革命和跟着發生的事件在德國所引起的一切運動和震蕩中, 爭取帝國憲法的運動因為它的典型的德國性質而與眾不同。它的原因, 它的發動, 它的立場, 它的整個經過, 是徹頭徹尾德國式的。如果說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日子標誌着法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發展的程度, 那麼爭取帝國憲法運動標誌着德國, 尤其是南德意志的政治和社會的發展的程度。

整個運動的靈魂是小資產階級, 特別是所謂市民階層, 而這個階級恰好是在德國, 尤其是在德國南部占優勢。正是這個小資產階級曾經在“三月協會”, 民主立憲協會, 愛國者協會, 許多所謂民主的集團里, 和差不多所有民主報紙上面, 對着帝國憲法作過許多

^① 這是當時最流行的黑格歌的歌尾迭句, 採按“斯勒斯維-霍爾斯坦被海圍繞着”的歌譜譜成。——校者

无害的格魯特里^①的宣誓；并对于“頑抗”的国君进行过斗争，斗争的唯一收获对于小资产阶级分子显然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国民义务方面提高觉悟。正是这个以法兰克福議會中所謂极左派的坚决分子，因此特别是以斯图加特議會和“帝国摄政”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贡献給这个运动以官方領袖人物；最后，也正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它在薩克森，萊茵省和南德意志的那些对为保卫帝国宪法自己多少获得一点荣誉的地方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以及临时政府和制宪會議中占着統治地位。

如果事情是由它来决定話，小资产阶级就不会放弃合法的、和平的、和善良的斗争的法律基地，并且不采取所謂精神的武器而是采取枪枝和鋪路石块。自一八三〇年以来，德国所有政治运动的历史，也同英国和法国一样，使我們看見这个阶级当它还没有看見任何危險的时候，总是大言不慚，自命不凡，有些地方甚至措辞激昂；但是只要稍微有点危險出現，它馬上变成畏縮，謹慎，和支吾搪塞起来了；当它所发动的运动被其他阶级所掌握和認真进行的时候，它馬上觉得惊讶，忧虑，和摇摆不定；只要事情弄到手里拿着武器去进行战斗，它就会为了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而背叛整个运动。最后，因为它的犹疑不定，当反动的党派取得胜利时，它总是特別被欺騙和虐待的。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后面，到处都有其他的阶级，它們把小资产阶级为了它的阶级利益而发动的运动担負起来，給它更明确，更有力量的性質，并且如或可能，就要設法领导这个运动；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大部分的农民，除此以外，有一个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前进分子也慣于和它們联合在一起。

^① 系指傳說中最初三个同盟者于一三〇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夜間在格魯特里（烏尔恩湖旁的山中草地）庄严宣誓，于次年元旦驅逐哈布斯堡官吏的故事。——校者

以大城市的无产階級为首的这些階級，对帝国宪法的忠誠保証，抱着更严肃的态度，而这不是小資产階級的鼓动者所喜欢的。如果小資产階級分子，象他們时时刻刻所宣誓的，准备为帝国宪法“貢獻出他們的血和他們的财产”，那么工人們以及其他許多地区的农民們，也都是准备这样做的；但是对于所有政党都知道得很清楚的情况是默不作声的；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資产階級将要拥护这同一的帝国宪法来反对这同样的无产階級和农民。这些階級推动了小資产階級直至它和政权机关公开决裂。他們虽不能避免在斗争的过程中被他們的小店主同盟者所出卖，可是他們至少能得到一种滿足，即在反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出卖行为将受到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另一方面，大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的最坚决分子，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也和小資产階級联合在一起，这个和我們以前在英、法的一切小資产階級运动中所見到的完全相同。資产階級从来没有整个地統治过；除了还保持不少一部分政权的封建階級以外，大資产階級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馬上分裂为两派，一个是执政党，另一个是反对党，一般地说，一方面是由銀行来代表，另一方面是由企业家来代表。大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的进步和反对分子，与执政党相反对，和小資产階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于是和小資产階級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在德国，武装的反革命已把军队，官僚政治和封建貴族几乎独占的权力恢复了，在那里，虽則宪法的形式还繼續存在，但資产階級只扮演次要的和不被人注意的角色，所以有更多的理由来結成这种同盟。但是就在这方面，德国的資产階級比之英国和法国的資产階級还是懦弱得多，他們只要看見有一个小小的机会恢复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說，真正决定性的战斗，就馬上吓得发抖退出舞台。这一次它也是如此。

何况时机对于斗争并不是完全不利的。在法国，选举迫近

了^①；它可能使帝制党人或則紅党取得多数，但是無論如何它会排挤制宪會議的中間派，它会加强极端派的力量，它会通过民众运动促使已經紧张的議會斗争得到迅速解决；总而言之，这些选举必然会引起一个“革命的日子”（journée）。在意大利，羅馬城下正在交战，羅馬共和国还在抵抗法国的侵略軍。在匈牙利，馬扎兒人不可抵御地向前推进；帝国的軍隊已被赶过瓦格河和萊塔河^②；在人們每天都以为听到炮声的維也納，匈牙利革命軍随时可以到达；在加里西亚，德宾斯基不久便带着波兰人和馬扎兒人的軍隊来到；俄国的干涉远不足以成为馬扎兒人之害，它似乎要把匈牙利的战争变为欧洲的战争。最后，德国正处在极大的騷动中，反革命的进展，軍人，官僚和封建貴族与日俱增的厚顏无耻，內閣中旧的自由党人重复不断的背叛和迅速的、接二連三的違約背信，把整个阶级的人——那些曾維持秩序的人——都投擲到行动的政党的怀抱里。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爆发了。我们将在下面的篇幅中来叙述它。

由于在資料中还存在着混乱和缺陷，由于搜集到的口头材料完全不可靠，由于到现在为止关于这次斗争所发表的一切著作都純粹以个人的目的为根据，这一切使得对于这个事件的整个经过作一批評性的叙述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之下，我們沒有其他解决办法，只有严格地限于叙述我們亲自看見和听到的事情。幸而这已够說明整个运动的性質，虽則我們沒有亲身的經驗來說明薩克森境內的起义和梅劳洛斯勞斯基在內格河的战役，可是“新萊茵报”也許不久就有机会至少对于后面的战役作一切必要的解释。

許多参加爭取帝国宪法运动的人，现在还关在牢里。其他的

① 指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的制宪會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帝制党人获得多数。——校者

② 均多瑙河支流。——校者

人已找到机会回到家乡，还有一些人还在国外，每天在等待回国机会，在他们里面并没有最坏的人。人们可以了解我们对于这些战友应有的尊敬；人们当然会看出我们把许多事情略而不谈；还有现在在本国平安无事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因叙述那些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真正是令人惊骇的事件，而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也不会责备我们。

一 萊茵普魯士

我們記得爭取帝國憲法的武裝起義如何在五月初首先在德累斯頓發動。我們知道，為鄉村居民所支持、為萊比錫的市僧所出賣的德累斯頓街壘上的戰士們，如何在六天戰鬥之後，被一支占優勢的軍隊打垮了。他們的戰鬥員從未超過二千五百人，所配備的武器是很龐大的，他們的炮隊只有兩三尊小臼炮。王軍的組成除薩克森營以外，另有兩團普魯士兵。歸王軍指揮的還有騎兵，炮兵，射手和一營裝備有撞針擊發槍的兵士。王軍在德累斯頓的行動，似乎比在任何其它地方更為卑劣；但是同時也証實德累斯頓的戰士們在爭取憲法運動中，比其它任何地方給予這些占優勢的軍隊以更英勇的抵抗。顯然，巷戰和野戰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處於軍事戒嚴狀態和被解除武裝情況下的柏林一點也沒有動。甚至於連鐵路也沒有拆毀，以便把普魯士的援軍在柏林就阻遏住。布勒斯勞企圖進行軟弱的街壘戰，政府對此已早有準備，所以這個城市不可避免地落在軍刀的獨裁之下。北德意志的其餘部分，失去了革命的中心，已經癱瘓了。現在只有依靠萊茵普魯士和南德意志；在南德意志，普法爾茨已經發動了。

自一八一五年以來，萊茵普魯士被視為德國最進步的省份之一，這是有理由的。它實際上結合着兩種優點，而這兩種優點，在德國任何其他部分都沒有結合在一起。

自一七九五年以來，萊茵普魯士和盧森堡，萊茵黑森以及普法爾茨共同享有這種優點：曾經參加法國革命並在拿破侖統治下把法國革命的成果在社會、行政和立法各方面鞏固起來。革命的政

党在巴黎失败后，军队则把革命带到边界以外。在这些刚刚得到解放的农民的儿子面前，不但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连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统治也都烟消云散了。两代以来，莱茵河左岸已经不复认识封建制度；贵族的特权被剥夺了，地产从他们和教会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去了；土地被分割了，和在法国一样，现在农民已成为他的土地上自由的主人。行会和城市贵族的家长式统治，比德国任何其他地方在自由竞争面前早十年已在城市中绝迹了；结果，拿破仑法典在综合一切革命制度时，把完全改变了的秩序批准了。

但是，第二，莱茵普鲁士具有——这是它比莱茵河左岸其他地区主要的优越地方——全德国最发达和最多式多样的工业。在这三个行政区：亚亨、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几乎一切工业部门都有；棉纺织业，毛纺织业和各种丝纺织业以及它们的有关部门，如漂白、印花、染色等工业，还有铸造业和机器制造业，此外还有采矿工业，军器制造工业和一切其他金属工业，这一切都集中在这个只有几个平方哩面积的区域，在这里工作人口的密度是德国前所未闻的。玛尔克^①区域和莱茵省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出产煤铁的区域，它供给莱茵省一部分原料，从工业的观点来看，甚至是这个省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个区域有德国最好的水路，离海很近并且矿产丰饶，它很适宜于工业，并且工业部门曾建筑了许多铁路，每天还把它的路网加以补充。和工业有连带关系的是一个对德国很广泛的同世界各地的进出口贸易，其次，它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巨大货物集散地有重要的直接关系，以及它对于原料和铁路股票有相当的投机。简言之，莱茵省工商业的发展程度，虽则在世界市场上还是微不足道，可是在德国境内，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这种工业——它的飞跃发展也是从法国革命统治时代开始

^① 玛尔克(不要把它和勃兰登堡混淆起来)是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区域，罗尔河从这里经过，这里的城市有波楚姆、哈根、伊塞隆等。——法文版编者

的——和与它有关联的商业結果在萊茵普魯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以及和它对抗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在德国其它地方还处于分散和萌芽的状态的阶级，却几乎绝对地控制着萊茵省特殊的政治发展。

萊茵省比从法国人那里接受革命的德国其他一切区域有着工业的优点，而比其它工业区域(如薩克森和西里西亚)又有法国革命的优点。它是德国境内社会发展几乎完全达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唯一部分；进步的工业，广大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地产业的自由；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和巨大的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占优势，在农村中是满身負債、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統治是利用工資关系，对农民是用抵押，对小资产阶级是用竞争，最后，商业法庭，工业法庭，资产阶级陪审官和一切有关物質的法律，都認可了资产阶级的統治。

現在人們是否了解萊茵省人民为什么对于一切称为普魯士的东西表示仇恨呢？普魯士曾經把法国革命跟萊茵省一起归并到自己的領地内，它不仅把萊茵省人民当作臣民和外国人看待，并且甚至把他們当作被征服的叛徒看待。普魯士制定萊茵省的法律，毫不依照正在发展中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向，而是想强迫萊茵省人民接受普魯士宪法这个迂腐的封建和市儈的混合物，这个东西現在甚至对于波美拉尼亚偏僻角落里的居民也已經不甚适用了。

一八四八年二月以后的轉变明白地指出萊茵省的特殊地位。它不仅把它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堪普豪森和汉斯曼貢獻給普魯士的资产阶级，而且貢獻給全德国的资产阶级；它把“新萊茵报”貢獻給德国无产阶级作为他們唯一的机关报，这个报纸维护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它不仅以言詞或善意的表示为滿足。

虽然有这一切，萊茵普魯士过去很少参加德国的革命运动，这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我們不要忘記，一八三〇年的運動有利于空談和喜歡辯論的立憲主義，對於從事更現實得多的工業企業的德國萊茵省資產階級，不能引起任何興趣；我們不要忘記，雖則在德國小邦中有人還夢想建立德意志帝國，在萊茵普魯士，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公開地反對資產階級；我們也不要忘記，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七年，在資產階級的真正立憲運動時期，萊茵省的資產階級是居于領導地位的，一八四八年三月在柏林它曾把起決定作用的重量投在天平上。但是為什麼萊茵普魯士從來沒有一次能夠用公開的起義獲得某種成就，為什麼它甚至不能組織全省總起義，關於這個問題，萊茵省爭取帝國憲法的運動的簡單的敘述將給我們最好的解釋。

戰鬥剛在德累斯頓開始；它可以隨時在普法爾茨爆發。在巴登，武登堡，法蘭科尼亞，舉行了巨大的集會，人們幾乎無法再隱瞞他們決定採取武力解決。在整個德國南部，軍隊的態度是曖昧的。在普魯士，也是同樣的激動。無產階級只等待機會來報復被竊取的利益，這些利益是他們認為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已經爭得來的。小資產階級到處在活動，想把一切不滿分子結合為一個大的立憲黨，它自己希望取得這個黨的領導權。和法蘭克福議會共存亡，為帝國憲法運動犧牲生命財產的誓言，充滿了一切報紙，並且響徹了每個俱樂部的大廳和每個啤酒店。

就在這個時候，普魯士政府召集一大部分國民衛軍，尤其是威斯特法里亞和萊茵省的國民衛軍，開始了軍事行動。在和平時期，這個召集令是非法的，所以不僅小資產階級，甚至中等資產階級，對於召集令都表示抗議。

在科倫，市參議會召集了萊茵區各市參議會代表大會。政府禁止開會，人們只好不拘形式，大會就在不顧政府的禁令下照舊舉行。代表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市參議員宣布他們承認帝國憲法，要求普魯士政府接受這個憲法並解散內閣以及取消召集

国民卫军的命令，同时他们明白地威胁普鲁士，如果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莱茵区域的省份将脱离普鲁士。

“由于普鲁士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接受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德国宪法之后解散了第二院，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紧要关头，这样做是剥夺了人民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在下面署名的莱茵省各城乡议员，曾集会研究祖国的需要。

在特里尔市参议员蔡尔和科布伦茨市参议员威纳主席，和记录员科伦市参议员勃克及杜塞尔多夫市参议员布勒姆第二的协助之下，

大会作出如下的决议：

一、它宣布承认三月二十八日帝国议会所宣布的德帝国宪法是确定不移的法律，并宣布在普鲁士政府所引起的冲突中，它站在帝国议会的一面。

二、大会要求莱茵地区全体人民，尤其是所有能执兵器的人，在大小范围的集体宣言中，表明他们对德帝国宪法的热爱和对它保持忠诚及遵守帝国宪法的一切规定的坚定不移的意志。

三、大会要求德帝国议会尽速尽最大的努力，给德国境内各个国家，尤其是莱茵省人民的抵抗运动以这样的团结和力量，只有这种团结和力量才能使有组织的反革命遭到失败。

四、大会要求帝国政府尽速命令帝国军队对宪法宣誓，并下令这些军队集合。

五、署名人保证用他们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在他们的城乡辖区内，使帝国宪法发生效力。

六、大会认为绝对必须立即解散布兰登堡—曼都弗尔内阁，并不变更目前实行的选举方法召集第二院。

七、大会特别把最近召集一部分国民卫军视作一种无效的并且严重威胁国内和平的措施，而等待它的立刻撤消。

八、最后，署名人表示他们确信如果本宣言的内容没有受到考虑，那么祖国就会遭受最严重的危险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甚至会使普鲁士维持目前的组织发生危险。

一八四九年五月八日决议于科伦。”

(下面是署名)

我们简单地补充一句：这位担任大会主席的蔡尔先生，在几星

期以后，以法兰克福帝国内閣的帝国特派員的資格到巴登去，他的目的不仅去平息民情，并且和那里的反动派商定后来在曼海姆和卡尔斯魯赫爆发的反革命政变。至于他同时还以軍事間諜的資格替帝国將軍泼克服务，至少是可能的。

我們觉得把这件事实的真相說明一下很重要：三月革命以前萊茵的自由主义之花的大資產階級，一开始就想領導萊茵普魯士爭取帝国宪法的运动。它的演說，它的決議，它的一切行动，使它和以后发生的事件分不开。有不少的人，把市參議員先生們的大話，尤其是关于萊茵省脱离普魯士的威胁，当作是認真的。如果資產階級协助的話，这个运动可以說事先就已取得胜利，居民中各个階級都会站在它这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冒一冒險。这就是小資產階級所打的算盘，所以它急急忙忙地采取一种英勇的姿态。当然，这絲毫也不能阻止它的假伙伴大資產階級，在一有机会时出卖它，而以后在整个事件极端悲慘地結束的时候，事后来嘲笑它的愚蠢。

在这中間，憤激不断地扩大了；德国各地都响起战斗的呼声。最后要进行国民卫軍的軍裝配备。許多营兵士都集合起来了，他們明确地宣布他們不穿軍裝。司令官們如果没有充分的軍事协助，是束手无策的。如果他們解决了困难而没有受到威胁或粗暴行为的話，他們認為很幸运。他們把卫軍解散了，并决定另外一个日子配备軍裝。

政府本来很容易向国民卫軍的軍官担保必要的援助，可是它故意讓事态扩大到这种程度，以便它馬上采用武力。

抗拒命令的国民卫軍特别是屬於貝尔格^①和瑪尔克工业区。

① 貝尔格是威斯特发里亚的一个区域，拿破仑曾把它建立为貝尔格大公国，由羅拉統治，它的首都是杜塞尔多夫。在一八一五年，它的大部分地方归并于普魯士。——譯者

抵抗的中心是埃尔伯费尔特和伊塞隆，索林根和埃内普河流域。政府馬上派遣軍隊到前面的这两个城市去。

第十六团的一营兵和一中队枪騎兵带着两尊大炮向埃尔伯费尔特进发。城内秩序非常混乱。经过仔細考虑以后，国民卫軍到底发现了它所扮演的是一齣冒險的戏。許多农民和工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們一点不願意听憑政府任意摆布，遙遙无期地离开自己的家庭。抗拒的結果沉重地压在他們心上：species facti^①、战时法律、苦工，甚至火药和鉛弹！这就够了……武装起来的国民卫軍（他們的武器是自己的）的人数很显著地迅速减少了，最后只剩下四十来个人。他們把他們的总司令部設在城門旁边一座公共建筑物内，等候着普魯士人到来。市政厅周围有公民自卫队和两队公民保卫团，他們犹豫不决，和国民卫軍举行談判，总之坚决地要保护他們的财产。在大街上人群象潮涌一般：有曾經在政治俱乐部宣誓对帝国宪法表示忠誠的小资产階級，有各种阶层的无产阶级，从决心革命的工人到喝醉了烧酒的赶車者。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做，也沒有人知道要出什么事。

市參議會要和軍隊談判。司令官拒絕一切并且开进了城。軍隊耀武揚威地通过各条街道，把自己安頓在市政厅前面，面对着公民自卫队，双方开始談判。群众拿石块抛擲軍隊。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国民卫軍——如上文所說的只有四十来个人——从城的另一边开过来，也是面对軍隊。

人群中突然发出了要求释放囚犯的呼声。因为一年以来有六十九个索林根的工人被拘禁在市政厅旁边的拘留所里面，他們的罪状是把炮台的炼鋼厂破坏了。他們的案件在几天之内就要开审。群众奔向監獄去释放被囚的工人。監獄的門被打开了，群众冲到

① 公訴書。——譯者

里而去，囚犯被恢复了自由。但是同时军队向前挺进，他们放了一排枪，最后一个囚犯刚越过门槛，脑袋裂开，跌在地上。

群众向后退却，但喊着：把街垒建筑起来！顷刻之间，通往内城所有进口处都被堵塞了。没有武器的工人相当多；在街垒后面，有武器的至多只有五十人。

炮队向前移动。和先前的步兵一样，炮兵也射击得太高，可能他们是有意的。这两部分军队是好的军队，他们是由莱茵省人或威斯特发里亚省人组成的。最后，封·乌登霍芬上尉率领着第十六团的第八连前进。

在第一个街垒后面，有三个武装的人。他们喊着：“不要对我们开枪，我们只打军官！”——上尉命令兵士：“站住！”——“如果你下令开枪，你的性命难保”，在街垒后面，一个射击手对他喊着。“预备——瞄准——放！”排枪辟拍地响着，但同时上尉倒下去了。子弹正打在他的心窝上。

这个小队慌慌张张地往后退却；他们甚至没有把上尉的尸体抬回去。又放了几枪，有几个兵士受了伤，司令官不愿意在这个骚乱的城市中过夜，和他的军队一同撤退到离城步行一小时的地方扎营。在兵士后面，四面八方都出现了街垒。

还在当晚，传来普鲁士人已向杜塞尔多夫撤退的消息。在街上，成群的人集合起来；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最为激动。突然谣传新的军队就要派到埃尔伯费尔特来了；这是暴动的信号。有一些工人号召构筑街垒；他们没有考虑到武器的缺乏——公民自卫队自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起即被解除武装——和相当强大的驻军，以及旧日的小首府笔直的和宽阔的街道是不适宜于巷战的。人们开始在新马路和波尔克路构筑了几个堡垒；城市的其余部分，一方面因为军队已被禁止出营，另一方面因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惧怕，还通行无阻。